

午夜肖邦

陌桑

其实已经很久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,可是,多年来的习惯,我总是要将自己留到午夜,才心有不甘地睡去。在静寂的夜里,在月色般的灯光下,我像在等待什么,在找寻什么,也许是一个隔着时空的久远的微笑,也许是隐在帘幕后一丝虚幻的亮光。然而,我知道,我什么也没有等待,什么也没有找寻,我只是枯坐着,坐在深深的寂寞里,坐在浅浅的怅惘里,从有限的光华中,切割出薄薄的一片属于自己的静默。

这个春天本来已经和暖起来,冬天似乎正渐行渐远。谁料想,这些天,时阴时雨,昨夜竟风疏雨骤,继而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,先前那点春的气息,早已不知去向。我在床头,拥衾独坐,调频广播在墙边絮絮叨叨地,我却全然不知所云。夜越来越深,雨声越来越响亮,在阳台的玻璃窗上有一声无一声地敲打着。

就在这时,电台里传来了乐声。我仿佛看见一双孱弱而苍白的手,忧郁地从宝石一样的钢琴键上轻轻抚过,湿漉漉的气息,随着乐声顿时从窗边弥漫过来。那些凝重的雨滴,如泪水,一点一点地从他的指尖

滴落下来,打着门前乌黑的铁皮棚,打着乡村小径上疾驶的马车……

这是肖邦,这是肖邦的雨滴。很多年了,它总是在我午夜梦回的时候,悠然响起,那么多曾经清幽的月光,都被这忧伤的琴声打湿了。

八年前,我独居在合肥逍遥津公园边一幢陈旧的红砖小楼里。楼下住着一位音乐老师,经常有孩子去他家里学钢琴。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,我听熟了很多曲子:圣桑的天鹅,舒伯特的小夜曲,柏辽兹的幻想曲,维瓦尔第的四季……而在一些漫长的午后或者黄昏,没有学生上门的时候,钢琴老师也会独自弹奏,而弹得最多的,就是这首雨滴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弹琴的人,但听琴声,我知道,他是一个疲惫而沧桑的中年男人,因为那琴声里流露出来的激情是坚硬的,忧伤是温暖的。只有一个长久地失落的男人,才会有这样深沉的感悟。

几年后,我来到上海,住在康定花园后面一幢破旧的石库门民居里。住所相当逼仄,生活也很清苦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我就常常深深地怀念合肥,怀念红楼窗外郁郁的梧桐树,怀念晚风里那些叮叮咚咚的琴声。于是,我就到音像店里去找那些曾经陪伴过我的音乐,试图让自己乘着音乐的翅膀,回到从前。

很多个夜晚,我在入睡前往影碟机里插一张光盘,用音乐给自己营造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让那些优雅

的旋律覆盖我,淹没我。我就在音乐的潮水里慢慢下沉,下沉,然后浮上来,飘荡着,飘荡着,落叶一样,仿佛很柔的风都会把我带走,将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角落里,轻轻放下,让我沉睡一千年,永远都不要醒来。

那时候,我以为寂寞是因为自己远离故乡,远离亲人,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孤独。现在想来,我对寂寞的理解曾经多么肤浅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。对我来说,寂寞也许是与生俱来的,它与孤独无关。我少年时,总喜欢在晨读时间写作文。越是喧闹,我越沉静,面对欢乐,我内心却格外忧伤。

我喜欢唱歌,可是,已经很久了,我的歌声没有再回来。我不愿意进歌厅,因为音乐于我是纯精神的,而不是娱乐。有一天,我路过静安寺地铁站,看见一个垂暮的老者,坐在角落里,抱着闪亮的萨克斯管,在那里吹奏一首让人格外想家的曲子。他的身边有一只帽子,里面随意地滚落一些硬币。老人搂着他的音乐,面对那些熙熙攘攘的脚步,是那样地投入,那样地安详。他本想用音乐谋生,可是,他一演奏起来,却把音乐当成了全部的生活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肖邦的雨滴早已停歇,窗外的风雨却仍在持续着。天空依然漆黑。我知道,黎明肯定蕴藏在黑暗的某个角落,我几乎一眼就看见了它,然而,说它切近,却依然那么遥远。哎,就让这些音乐的精灵,消逝在茫茫的夜色里去吧。

文武双全的徽州女人

胡清泉

柔弱、婉约,这些似乎是女人的代名词,因此,寥若晨星的女将、女侠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人们耳熟能详的也不外乎杨门女将、风尘女侠梁红玉、江湖女侠孙二娘等等。但这些都与徽州无关。

在历史上,徽州女人也是以一种保守、凄婉、哀怨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,她们深受传统儒家文化,特别是封建糟粕的毒害极深,似乎在谈及徽州女人这个话题时都有一种不忍去读的感觉。可是事实上在徽州的历史长河中也不乏能文能武、洒脱烂漫的奇女子,毕著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。

就现有的资料来看,关于毕著的最早记载来自清代女文学家恽珠的《国朝闺秀正始集》:“毕著,字韬文,安徽歙县人,布衣王圣开室。韬文年二十,随父宦蓟邱。父与流贼战死,尸为贼掳,韬文身率精锐劫贼营,手刃其渠。众贵,舆父尸还,葬金陵之龙潭。于归后,夫妇偕隐。”

从以上的记载,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的一个徽州女人,毕著,字韬文,约生于1623年,卒年不详,曾在明廷做过官女,能文能武,擅长诗词、绘画。明亡后流落至苏州,后与昆山布衣王圣开结为伉俪,先定居苏州,后迁居嘉定县南翔镇以开设私塾为生。著有《织楚集》(一

说《韬文诗稿》)二卷传世,当时的文化名人殷铭、沈来远为其诗稿作序。

对于毕著的“武功”,或者说是战场厮杀中的胆识和谋略,史家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,沈来远的评价尤其高:“梨花枪万人无敌,铁胎弓五石能开”,俨然是一个武艺超群的江湖大侠了。但是,在毕著率军与敌交战的地点和对手上,史家们的记载有较大分歧。恽珠《国朝闺秀正始集》中记载的毕著与敌交战的地点是在蓟邱,即今天北京德胜门外西北一带,交战的对手当是李自成的农民军。到了施淑仪的书中,交战的地点却变成了蓟州,即今天的天津蓟县,交战的对手则变成了清军阿巴泰。为何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,我不得而知。个人倾向恽珠的记载,因为恽珠生活的乾隆时代与毕著生活的顺治康熙时代相差不远,从时间上看,恽珠的记载更具有可信度。另外,从毕著自作的《纪事》诗中看,毕著明确指出交战的地点是在蓟邱。

令人遗憾的是,对于毕著后半生的生活,我们已经很难从现有的资料中找到更多的痕迹,更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她有生之年还回过她的徽州老家。我们只能去猜想她一定是与她的恩爱丈夫举案齐眉、夫唱妇随地过着隐居生活,终老余生。

周日中午,某电视台正在播放一档猜谜节目。主持人给出谜面:一个黑孩,从不开口,要是开口,掉出舌头。(打一零食),然后告知猜谜方式是拨打热线电话,答对了奖金2000元,非常诱人。

热心观众可真不少,不到十分钟,主持人电话接个不停。有的猜这,有的猜那,结果主持人总是笑着回答“NO”。

这个谜我非常熟悉,并且敢保证答案是正确的。因为外婆讲过至少不下六次,想想小时候耳朵,听得都有点发茧。

听着主持人宣布那些极不靠谱的竞猜答案,我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:这么简单的一个零食都猜不出来。本没有正式参与的打算,主持人则是不停地煽动。最后,我决定碰一回运气。

我赶紧跑到电脑旁,挤走正在QQ农场收菜的老婆,使出杀手锏“百度”,没错,就是它——“瓜子”。此刻,我心里乐呵呵的:大奖应该非我莫属。

于是,我按照主持人给

的电话拨打过去,那边传来了美妙的回音:“欢迎您参与智慧猜谜赢大奖活动。恭喜您,排在第五位。请耐心等待,从现在起每分钟收费五角。”

好不容易熬过五分钟,终于轮到俺上场。正欲说出心中的答案,孰料,再一次传来美妙的回音:刚才我们已经核实,您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节目,由于积分不够,此次不能赢取大奖。不过,可以送你60积分,愿君下次赢大奖。

顿时,我的心凉到了冰点:为什么播报的时候不说必须挣够积分才有机会竞猜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,主持人始终没有公布答案?老婆忍不住哈哈大笑:“猜对的人,肯定不止你一个,只可惜很多人会跟你一样,无权领取奖金!这不明摆着个圈套。瞧你这傻乎乎兴奋的样子。”

我恍然大悟:大概热线费用还不够2000元,怎能轻易让我们这些幸运观众拿走奖金呢?

电话猜奖

詹伟明

说,我幻想有一天和爱人分隔两地的时候,我会给他发所有动人的诗句——的上半句。

然后他就能猜出下半句,从而对我大加吹捧,觉得我这种又含蓄又热情的姑娘哪儿找去啊?

冷静下来,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过是自恋,我对着水面,爱上了自己影子,又不好夸赞自己,于是借一种虚幻的形式表达出来。

还好,我皮厚,再说千古以来这么干的姑娘不在少数。

临渊照水,订个知音,卿需怜我我怜卿。

玉体金钗一样娇,背灯初解绣裙腰。

呃,又跑题了,我的本意是说什么来着?

(作者为安徽大学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)

爱情是永远不会落伍的话题。

打开电视,非诚勿扰叫嚣帮你发现另一半,登上网络,各种单身男女小站供你速配。

男女之间的交往已经不是礼之大防,没有什么遮遮掩掩,你爱他?那就表白。你爱她?那就去约会。然而,失恋的人越来越多。

单身的人越来越不快乐。

爱情那么美,你怎么能不拥有?婚姻才是你人生该有的课程,怎么能拖拉着单身?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帅气多金,某些爱情动作片里面的姑娘腰细胸大。

男男女女们对着虚拟的完美形象YY,结果真的开始接触爱情,不免大失所望。

爱情是这样的?!

是的,你的对象既不帅气,也不多金,他很可能还不专一,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某些姑娘们想入非非,他会嘲笑你嚷嚷减肥时候的口是心非,而不是温柔地对你说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。

是的,你的对象既不美丽,也不温柔,虽然如此,她对你还是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,要你要有车有房,节食减肥戒烟,对你的应酬指手画脚。

可是,你们想像的爱情,你敢说那就一定是真正的爱情?

很多人,爱上的,仅仅只是爱情,而且是文学作品里面歌颂的美好那一面。

即使是作为最务实的金牛座,我也对爱情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比如

爱上爱情

刘萍

